

金色童年书库

小 侦 探

糜若兮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金色童年书库

小 侦 探

糜若兮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金色童年书库

小 侦 探

糜若兮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5 字数731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5-0419-9/G·137

定价：1.60元

目 录

小侦探——华华	1
吸血的悬案	4
凶手是谁	9
华华的推理	16
谎话	21
狡猾的凶手	25
狗咬了人	31
脚印哪去了	36
马戏团里发生的案件	40
狗告诉的	47
丢失的图纸	54
钻石戒指	60
遗产藏在哪儿	67
海滨饭店的案件	73
奇怪的贼	80
九点钟	86
门镜的启示	92
问与答	97

齐大伟吹牛	102
华华讲的故事	105
捉小偷	110
路边的死者	116
李小姐	120
伪证	126
“牛仔服”服了	132
后记	139

小侦探——华华

你认识华华吗？一个 12 岁的小伙子，胖乎乎的，头上总是戴一顶鸭舌帽，爱穿“十佳”牌运动衣。他的眼睛挺好使，没一点儿毛病，可偏偏爱戴眼镜，一副平光大眼镜。用华华的话说，戴上眼镜才显得气派、有学问，大人才瞧得起你。哎！还别说，华华还真是有点学问呢！有点什么学问？你慢慢听我往下说。

那是两年前的了，爱看推理小说的爸爸，总是爱给华华讲推理故事听，平时，爷儿俩也从不放过看破案的推理电影和电视剧。就这么着，时间一长，华华成了一个推理迷，虽然他还弄不懂“推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从书上看到的和爸爸解释的那些概念啦、定义啦什么的当中，似乎琢磨出了点什么什么来。比如爸爸讲的“归纳推理”吧，华华愣是能把“归纳推理”的内容背出来，就是：归纳推理的前提是一些关于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判断、结论，是关于这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性判断，这个结论的知识超出了前提的范围，所以归纳推理的结论不具有必然性，而只是有或然性，就是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们说说，这么复杂的内容让人多难理解，可华华说他

已经一知半解了。用他的话说，不就是摸索着从一些事儿，一些现象当中去分析，去找原由，推断出结果来吗？去侦察破案吗？当然了，华华总是记住爸爸的话，平时注意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日常生活的经验，知识要是不丰富，能真的去破案吗？

后来，后来华华跟在公安局刑警队当队长的大山叔直套近乎，软磨硬缠地让大山叔教他点什么，要跟着大山叔去破案，哪怕在一边呆着看看也行。大山叔给磨得没办法，有时候就带着华华去破案子，华华每回去都特别用心，也试着分析那些案子。起初，大山叔可是没把华华放在眼里，可有一回，大山叔他们在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华华在一旁忍不住插了几句嘴，发表了点意见，这还真是帮了大山叔他们的忙了。这一下可把个刑警队都轰动了，华华也顿时在大山叔他们眼里成了个人物了。打这以后，大山叔他们只要一有案子，只要华华闻着点味儿，就一定得凑上去，小眉头一皱，学着日本动画片当中的一休的模样，用手摸摸大脑袋，眨巴眨巴大眼睛，然后用手一拍脑袋瓜，“有了！”得，还真推理推出点什么玩艺来，帮助大山叔他们破案，所以，大山叔破案的时候，还总爱带着华华去。你们说说华华是不是有点学问，是不是有点厉害！要说他有进步，还得说华华爱学习，肯动脑筋。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锻炼，华华已可以说是一个“老侦探”了，尤其是最近，他显得越来越老练，大山叔是越来越喜欢他了。根据华华的要求，大山叔

慷慨解囊，奖给华华一副大眼镜，一顶鸭舌帽。哎，这儿得说说，大山叔可是个本领高强的大刑警、大侦探，他看准了华华是块好料子，成心要培养他，将来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狠狠打击那些刑事犯罪分子，所以，只要他一有空就给华华讲各种知识，什么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医学一鼓脑儿地往华华的大脑袋里边塞。在带华华破案的时候，从来不自己先说出什么来，让华华开动脑筋去想，听华华说，说错了就指出来。华华的脑瓜子是越用越灵活，反映可快了。

得了，我这儿夸了一大堆华华的话，你听了没准根本就不服气，还是请你耐心往下看了再去判断吧！

吸血的悬案

下午，学校放学了。华华所有的作业，总是能在学校很快很准确地做完，用华华的话说，只要事先好好预习老师当天的讲课内容，上课的时候特别专心听讲，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多问，那么你做作业的时候一定就不成问题了，下午的自习课上全能做完。所以，华华能有不少时间用来学习破案呢。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华华一边背书，一边向刑警队走去。华华很会利用时间，就是去找大山叔的路上，这么一点时间也得利用上。

诗词背熟了，刑警队也到了。华华直奔大山叔的办公室。

“大山叔，今儿有什么案子吗？”

“放学啦！华华，先别忙，先休息会儿再说。”大山叔说着，从桌上给华华挑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削了起来。

华华放下书包，坐了下来，又不客气地接过大山递过来的苹果，一边吃，一边说：“大山叔，您快说说，有点什么案子，让我分析分析，判断判断，上了一天的课了，脑瓜子有点累，恩格斯在工作疲劳时爱做数学题解乏，我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分析分析案子，这不



就是最好的休息吗？”

大山叔乐了，说：“哎！你还挺有道理呢！好，今儿没有案子，但是我要给你讲一个案子，你好好听着，然后试着分析分析，判断一下是怎么回事。”

“行，快点讲吧！”华华说。

下面就是大山叔讲的案子。

吴奇的家住在离大海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每天傍晚，吴奇总是喜欢到大海边去欣赏大海那美丽壮观的景色。这天，吴奇吃过晚饭，一个人向海边走去，他想去看看涨潮，听听大海的歌唱。

到海边去要穿过一片小树林子，小树林可美了，夕阳透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落在林中的草地上，小树林美得就象一幅油画似的。吴奇每每走过这里，欣赏这恬静的景色，心情总是感到特别的舒畅。

吴奇漫步走向小树林，忽然，从树林中传来一阵孩子大声哭叫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吴奇大步向前跑去，想看个究竟。前面的树林中，有两个人，他认识，是他们家的邻居小彤和小彤的继母刘阿姨。吴奇停下脚步，仔细看去，4岁的小彤正在大声哭喊，两只小手不停地揉着眼睛，看小彤的表情，似乎非常痛苦，眉毛鼻子哭得都要挤到一块儿去了。再看刘阿姨，她正伏在小彤的腿上，嘴在用力地吸吮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奇快步向他们走去。

听见了吴奇的脚步声，刘阿姨抬起头来。吴奇一看刘阿姨，一下子就惊呆了，只见刘阿姨的嘴角上有一片鲜血，而且她的神色非常紧张，显然，刘阿姨

刚才正在吸小彤腿上的血，要不然为什么小彤要那么痛苦地大声哭喊呢？哎呀！刘阿姨是不是吸血鬼啊！吴奇想起奶奶给他讲过吸血鬼的故事，心里有点害怕，吴奇还听说过一些有关后妈虐待孩子的事，刘阿姨是小彤的继母，是不是刘阿姨不喜欢小彤，要谋害小彤呢？

想到这里，吴奇立即转身，飞快地往回跑，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公用电话亭子前，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报告了这件事，请警察马上赶来抓刘阿姨。

没过一会儿，警车就开到了小树林边，从车上跳下几个警察，开始了调查工作。

结果你猜怎么着，刘阿姨没事了，而小彤呢，马上被送进了医院去抢救。

大山叔讲完了案子，问华华：“华华，请你好好分析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想。”

华华把手中的苹果核扔进纸篓，坐在椅子上，一声也不吭，他的脑海中，似乎出现了大山叔讲的那一幕吸血鬼谋杀案的现场，脑筋迅速转动起来。

“这是吸血鬼吗？不会，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吸血鬼，这是迷信。”

“是谋杀吗？不象，刘阿姨根本没事，警察没抓她，说明她不是杀人犯。”

“为什么小彤要大声哭喊呢？小孩怕疼，一定是受意外伤害了，可会是什么伤害呢？刘阿姨嘴上为什么有鲜血？”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在华华的脑瓜里反复出现，

又一个接一个地被推翻了。

“吸血，吸血！对，我想起来了！”华华突然一拍大脑袋大声喊起来。

“好啊！那就讲讲吧！”大山叔说。

“我是这么想的，”华华站了起来，用手扶了扶鸭舌帽和眼镜，振振有词地说：“傍晚，刘阿姨和小彤去小树林玩耍，不小心，小彤的腿被树林中的蛇咬了一口，小彤疼得哇哇大哭起来，这时，刘阿姨身上没有带任何药物，但是她很镇静，因为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刘阿姨为了救小彤，马上伏下身子，用嘴对准小彤腿上的伤口用力地吮吸，把蛇毒吸出来。刘阿姨懂得，吸蛇毒的时候，必须保证自己的嘴里没有伤口，否则自己要中毒的。刘阿姨在吸蛇毒的时候，吸出小彤腿上的许多血，吴奇看见了，误以为刘阿姨是吸血鬼了。”

“那么你认为那条蛇是毒蛇吗？如果不是毒蛇，刘阿姨不是就不必去吸蛇毒了？”大山叔问。

“刚才您说过，小彤送进医院去抢救了，如果不是毒蛇咬伤，就不必抢救了，只要一般处理一下就行了。”华华胸有成竹地回答。

大山叔满意地笑了，说：“对，华华，你分析得好，判断正确。”

得，朋友们，你们看，华华是不是真的有两下子！往下看，下面还有呢！

凶手是谁

李柱是本市进步综合加工厂的厂长，这一天，工厂厂休，他在家休息，没上班。

“叮铃铃……”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李厂长拿起电话机的话筒：“喂！是哪一位呀？”

“是我，李厂长，我是孟之啊，厂子里的乒乓球比赛明天就开始。”

李厂长是个乒乓球迷，只要一有空，他准要大刀阔斧挥拍上阵练一气，因为他是横握球拍，所以大家都叫他李大刀。这会儿，他听工会的孟干事说明天要赛乒乓球，马上说：“太好了，小孟，我准参加比赛，哎，下午我到厂里跟你一块儿练练球好吗？哎！你现在在哪儿打电话呢？”

“我就在厂工会，下午我准等您来练几盘。我这儿有两副好拍子，哎哟！我这儿，哎哟！李、李厂长，我，我，快，快点……”孟之说到这儿就没声儿了，只听见“啪”的一声，是话筒掉在桌子上的声音。

李大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大声喊：“喂！喂！小孟，小孟！你怎么啦？”可是不管他怎么喊叫，电话里一点声儿也没了。李大刀心中一紧，马上

意识到，小孟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他急忙跑出家门，往工厂跑去。

李厂长跑进工厂，直奔工会办公室，推开门一看，只见孟之侧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李厂长连忙蹲下身，用手推着孟之，喊道：“小孟，小孟，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可是孟之的眼睛紧闭着，一声不吭。李厂长端起小孟的手腕，摸了摸他的脉搏，什么都没有了，孟之已经死了。

这下李厂长可是着急了，他连忙拿起电话机，向公安局报了案。

大山叔接到了电话，立即准备好东西，向楼下跑去。刚走出门，正好碰上华华走进门来，华华一看大山叔他们那紧张的样子，就知道要去执行任务，他跟大山叔打了个招呼，就调过头，跟着跳进了警车。

警车上的红绿灯闪了起来，警笛也鸣响了，警车沿着滨江道风驰电掣般地驶向进步综合加工厂。

一路上，大山叔简单地给华华讲了一点情况，华华一边听着，一边从书包里拿出鸭舌帽和大眼镜，一本正经地说：“大山叔，孟之会不会得了什么急病突然死了？”

“刚才电话里李厂长说了，孟之年轻，身体很好，从来没有什么病，不可能是急病致死的。”大山叔说。

不一会儿，警车就到了进步综合加工厂。大山叔、华华他们在传达室老王的带领下，赶到了工会办公室。

工会办公室里，李厂长正在小孟的尸体旁边坐

着呢，一见警察来，马上站起来，详细地讲了一遍事情发生的经过。

“警察同志，快点查查吧，我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孟之同志身体棒极了，不可能得急病的。”李厂长激动地说。

“别着急，我们一定尽力查清楚。”大山叔说。

大山叔他们在现场开始了十分周密细致的检查。办公室宽敞明亮，两扇大窗户都开着，桌子、椅子、柜子摆得整整齐齐，没有任何搏斗过的迹象，在小孟的身上，也没发现任何伤痕。

“有其它人来过这里吗？”大山叔问传达室的老王。

“没有。今天是厂休，只有小孟一个人在厂里值班，我一直在传达室呆着，没见有人来过。”老王回答。

大山叔沉思了片刻，说：“还是先把尸体送回去请法医检查一下吧。”

“哎！你们看，”华华指着尸体旁边的地上说，“这儿有一只死去的蜜蜂。”

大山叔用镊子小心地把这只死蜜蜂夹了起来，在窗前细细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他把死蜜蜂放进了一个空玻璃瓶里。

小孟的尸体运回公安局，经过法医的检查，不是因外伤致死的，解剖胃、肠，也没有发现有中毒现象。那么小孟是怎么死的呢？只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华华一早就紧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不时还把爸爸书柜中的那些书拿出来，翻翻这本，看看那本。直到下午，他才放下书，走出家门，到进步综合加工厂去了。

华华在工厂的四周来来回回地走着，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发现离工厂不远处有一个养蜂场，就大步走了进去，和养蜂的老师傅聊了起来。

“老师傅，您在这儿放蜜蜂有多久了？”华华问道。

“今年五月初，我们就把蜜蜂送到这儿来，你看看，”老师傅指着周围的一片槐树说，“这么多槐树，开满了喷香喷香的槐花，这些蜜蜂可喜欢它们了，每天都使劲地采蜜，这种蜜叫槐花蜜，质量很好，闻起来香，吃起来甜。哎！今天真是的，平时这里从不来人，今儿个你可是第二个来我这儿的了，好！好！今天请你喝点我的蜜。”老师傅说着，给华华倒了一小杯醇香的蜂蜜。

“谢谢您！”华华一边喝，一边说，“今天谁还来过这儿啊？”

“一个大个子，很壮实，他跟我打听这儿的 情况。”

“噢！”华华心想，一准是大山叔。又问老师傅：“老师傅，蜜蜂会蜇人吗？”

“会！但是蜜蜂从来不主动蜇人，你要是去捉它，它发现自己有危险时，就会蜇人了。很可惜，蜜蜂蜇了人，它自己也就死了。”